

### 《红楼梦》当历史读

关于《红楼梦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,毛泽东 1956 年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谈到中国和外国差距,不经意间说了一句:“除了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历史悠久,以及在文学上有部《红楼梦》等等以外,很多地方不如人家,骄傲不起来。”评价之高,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。

毛泽东最早接触《红楼梦》,起于何时,尚无确证。不过,他在 1964 年 9 月 7 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,“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红楼梦》就是在同一师学的”。所谓“学”,是一般的阅读还是研究,不得而知。就目前看到的材料,在 1913 年冬的《讲堂录》笔记里,毛泽东写有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“意淫”之说,以及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这样的句子。参加革命后,一路风云,竟也时常谈论《红楼梦》。1928 年在井冈山最艰苦的岁月里,毛泽东同贺子珍讨论《红楼梦》的人物,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,写了贾母、王熙凤、贾政和贾宝玉、林黛玉、丫鬟“两派的斗争”。1935 年在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,他同刘英谈到《红楼梦》,说贾宝玉是“鄙视仕途经济,反抗旧的一套,有叛逆精神,是革命家”。延安时期,同文化人交谈时,他经常发表对《红楼梦》的看法。据茅盾《延安行》回忆,1940 年 6 月毛泽东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时,“对《红楼梦》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”。

至少到 1954 年,毛泽东便已读了五遍《红楼梦》。这是他当时在杭州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说的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他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《红楼梦》,据说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,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。但图书馆馆长向达不愿意,理由是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,不可以外借。后经副校

长汤用彤反复斡旋,向达才同意破例,但要求一月内还书。毛泽东也很守信用,第 28 天就把书还了。身边工作人员回忆,毛泽东曾让人抄写过一部善本《红楼梦》,有可能就是这部。

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徐中远做过统计,从 1958 年 7 月 1 日到 1973 年 5 月 26 日,15 年间,毛泽东共 15 次索要《红楼梦》,有时一次就索要好几种版本。他逝世时,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放置的图书中,还有线装木刻本、石刻本、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的《红楼梦》达 20 种。放在游泳池、卧室和会客厅的影印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、木刻本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等,都用铅笔做了圈画,有的打开放着,有的折叠起一个角,有的还夹着一些纸条。看来,毛泽东晚年不仅多次阅读,很可能还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。

《红楼梦》主要描写家庭故事和青年爱情,人物关系细腻生动,一问世即被称为“奇书”。但青年时代即宣称“我自欲为江海客”的毛泽东,一生叱咤风云,竟如此喜读,迟暮之年还反复研阅,无疑是桩奇事,似也让人费解。细琢磨,这涉及毛泽东的欣赏旨趣,关乎他对《红楼梦》文学成就的评价,更来自他的读法。1938 年 4 月在“鲁艺”的讲话中,他第一次明确提出《红楼梦》“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”。1961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,提议又进一步:“《红楼梦》不仅要当作小说看,而且要当作历史看。”“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。”

那么,毛泽东又是怎样把《红楼梦》当作历史来读的呢?他对《红楼

梦》的评论不少,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2 年编辑出版的《毛泽东文艺论集》,收入了他从 1959 年到 1973 年谈论《红楼梦》的八段文字,其他未收入的还有很多。把他的评论作一梳理,有以下几层意思。

一是联系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读。曹雪芹生活在 18 世纪上半期。毛泽东认为,那时中国“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,但是还是封建社会。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”,“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”。接下来,他把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放在时代背景中来分析,由此提出:林黛玉、贾宝玉、晴雯是左派,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;贾政、王夫人、王熙凤这些人是右派,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。再进一步,他还提出,时代背景决定了曹雪芹的创作倾向,“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还是想补天,想补封建制度的天,但是《红楼梦》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,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。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”。

二是联系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来读。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关系,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基础。封建社会走向没落,自然要反映在宗法关系上的松动。把《红楼梦》当作历史读,毛泽东从中看出“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”这个趋势。他说:“贾琏是贾赦的儿子,不听贾赦的话。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,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。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,可是贾赦、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。”又说:“贾母一死,大家都哭,其实各有各的心

事,各有各的目的。”

三是联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读。在毛泽东看来,封建社会的衰落,最终反映在经济关系的变化上面。因为经济利益的分化和调整,是促使封建社会中各种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。他从这个角度谈《红楼梦》,也有所发现。比如,他认为,“第二回上,冷子兴讲贾府‘富尊荣者尽多,运筹谋划者无一’,讲得太过。探春也当过家,不过她是代理。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”。这里说的是家族内部的经营失败。放开视野,毛泽东还看到《红楼梦》反映了“土地买卖”给封建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。实例之一,就是小说里写的,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,绿纱今又在篷窗上”。毛泽东讲:“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,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,家族的瓦解和崩溃。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,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”;既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,也动摇了封建制度。

四是联系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读。毛泽东读《红楼梦》,特别看重第四回,多次讲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“总纲”。原因是这一回通过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,讲出一套封建社会的“护官符”,反映了小说中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的政治关系。他还说,从康熙到乾隆年间,有两大派,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,曹雪芹生在康熙、雍正之后,“他是受整的,抄家了的”。由此,曹雪芹写四大家族的兴衰,不能说没有政治上的考虑,只不过,“他那是把真事隐去,用假

◆ 陈晋

语村言写出来,所以有两个人,一名叫甄士隐,一名叫贾雨村。真事不能讲,就是政治斗争。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”。结论是:《红楼梦》是“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”。

五是联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读。毛泽东一向主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。把《红楼梦》当历史读,自然会把它当作反映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。1950 年代在浙江同谭启龙谈话时,他干脆把《红楼梦》视为“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”。1961 年和 1964 年又先后谈道:“书中写了几百人,有三四百人,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,约占十分之一,其他都是被压迫的。牺牲的、死的很多,如鸳鸯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司棋、金钊、晴雯、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。”“《红楼梦》写四大家族,阶级斗争激烈,几十条人命。统治者二十几人有(有人算是说是三十三人),其他都是奴隶,三百多个,鸳鸯、司棋、尤二姐、尤三姐等等。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,就讲不通。”

毛泽东经常讲,读《红楼梦》,不读五遍,就根本没有发言权。许多人理解,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遍才能懂得《红楼梦》。1973 年 5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他有过一句解释:“读《红楼梦》,不读五遍,根本不要发言。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。”毛泽东把《红楼梦》当历史读,所思所感,确实别具一格。在某种程度上,他甚至把这部小说视为了解封建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。他曾几次对青年人讲,“不读一点《红楼梦》,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”。摘自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《毛泽东阅读史》一书

## 母亲邵华

毛新宇



才把快要冻僵的姨妈暖了过来。上午,三姨睁开了眼睛,用不解人事的目光望着外婆,还吧嗒着小嘴找奶吃。直到这时,外婆才放下心来。三姨一出生就险遭敌人毒手,是外婆帮她捡回一条命。

外婆奶水不足,三姨哭起来有气无力,外婆只好给她哼着摇篮曲,一遍遍地用清水泡馍喂她,哄她入睡。因为先天营养不良,三姨长得瘦瘦小小的,外婆就给她起名叫少林,希望她长大成人,像森林一样挺拔茁壮。

1943 年 1 月,敌人又将他们用卡车运到位于城东南的迪化女子第四监狱。这是一排形同棺椁坐南朝北的小屋,最里头一间房子的屋顶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压得塌了一个洞。外婆她们被关在七号牢房,这间屋子黑得好像没有窗子。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更是令人作呕,让我母亲禁不住“呀”地叫了一声。想不到,站在她身边的那个看守,随手就给了母亲一巴掌,吼道:“呀什么呀,不满意吗?”母亲被吓得哇哇大哭,外婆赶忙把女儿搂在怀里,转身对那个看守说:“你怎么打孩子呀?不满意就是不满意,怎么了?”因为气愤,外婆的声音格外严厉,看守被她震慑住了。

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,屋子里除了一盘土炕和一个低矮破旧的小凳子之外,什么也没有。而炕上却是成堆的虫屎和乌黑的渍斑。外婆将炕上打扫干净,又腾出一小片空地,将少林姨妈放在上面。大家这才安顿下来。

外婆她们入狱时匆匆忙忙所带的衣物,哪能抵御新疆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?不久,我母亲和我两位姨妈的胳膊、双手还有耳朵脸庞都生了冻疮。因此,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大人孩子只好挤在一块儿用身体互相取暖。而此时孩子们就像一朵朵枯萎的花草,她们破絮裹身,虱子钻在她们棉衣的缝甚至辫子里,拼命地吮吸着营养。外婆的耳边总是回响着孩子们“妈妈,我冷!妈妈,我饿!”的声音。

在这帮小狱友中,我母亲的个头比小伙伴们明显要高出一大截,但严重的营养不良也无情地摧残着她的健康,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和她那瘦弱不堪的身体一点也不匹配。因为已经有几个小狱友在冻饿中夭折,这让外婆整天提心吊胆,害怕这种不幸降临到女儿们头上。她已经失去了两位丈夫,再不能失去孩子了。她那滴血的心呵,再也无法承受这种打击。

### 3.竟将竹杖挡飞

此刻,冯翊一行已经去到城外的一处田边,额上扎了红结的耕牛和簇新的犁早已准备停当,在一片净田里等着。县太爷遂在万千农人与市民的围观下,提起官襟,尖头的缎面皮子底的官靴仔细踩着地埂,稳步下得田去。可是不知见了什么鬼,好端端的,冯翊却脚膝一软,趔趄了一下。牵牛的老农“哟”了一声,要来扶持,知县却已经站稳,跨前一步要去接官扶着的犁把。不想那牛听得一声吆喝,又被松了鼻绳,便肩颈一挣,顾自往前走去,让冯翊扑了个空。顿时,手忙脚乱地喝牛,四下百姓的起哄,竟是有乱套。好在场面被迅速控制,冯翊总算扶了一下犁把,可是脸色已经僵住。路边地头的百姓见田土终被犁开,倒仍是一阵欢呼。县太爷开了头,四乡八村就要忙着开犁动土了。可是,也就有人犯了嘀咕:今日迎春开犁出的这个糗,不晓得会是一个什么兆头。

官轿回城县府大街,外边忽然起了一阵聒噪,轿子跟着停了下来。撩起轿帘,冯翊吓了一跳。几十个粗布葛衣、持杠索筐、面色苍黑的乡人,忽然在轿前奔齐地跪倒,只看见一片脑勺拖着枯乱的发辫,杂柴乱草一般,高声喊冤,原来是五乡硇石山弄的乡民。一个白发老头儿人称三阿公的膝行两步,伏地跪叩道:“请求老爷开恩!允我小民百姓买卖些食盐,养家糊口。”

冯翊不听则已,一听之下,立时目瞪口呆,跟着脸色煞白,继而气急败坏!本来吊着眼皮,此刻更是横眉立目:“大、大……胆刁民!给我打!”俗称十个黄狗九个雄,十个差人九个凶,那些平时惯得顽劣、两天不打人便手心痒痒的衙役,一旦得令,立时放开性子,如狼似虎,抄棒举杖,对着这帮不晓事理的乡里人,劈头盖脸地打去!一时的噤声啪啦间,竟是哭爹喊娘,抱头鼠窜。乡民命能贵一看不好,身手贼快,拉起三阿公就走!长庚两眼直勾勾还未明白,脑袋已被打破,脚步跟着踉跄起来。白发苍苍的阿公挣将出来,颤巍巍高声叫道:“天理……天理啊……”起先见他老朽放过他去的衙役见他不相识,举起竹杖:“娘个老贼,打你个天理!”说时迟,那时快,围观

的人群中有人一个箭步,单手伸出扁担,“啪”的一声,竟将竹杖挡飞了!这个浓眉大眼、一腮扎须、还背着个斗笠的汉子,却是邱隘人民张潮青。

这日张潮青早起到灵山保国寺拜过菩萨,回去经过城中县前街时,就遇到了这档事情。乱哄哄间,张潮青闪避不及,只见一个衙役举起竹杖,朝着跟前一个白发苍苍

的老者头上打来!说时迟,那时快,张潮青并未思想,便伸出了手里的扁担;也是未曾思想,这扁担不是挡在那竹杖的前头,却是挡在衙役握手处的下部;与此同时,这扁担是运了些气力在上面的。竹杖被挡飞,那衙役跳脚甩手之时,几个衙役恶狠狠围将过来。张潮青扁担一横,三五人上来他能够对付,毕竟年轻时候,他学过点内家拳。几个衙役见他身材魁伟,双手紧握扁担,虎视眈眈,便有些迟疑。这边轿工早已听令起轿,一帮衙役便不再纠缠,丢下这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乱哄哄的街面,前呼后拥,往县衙大门快步行去。

石山弄乡民此遭,都因“私盐”而起。原本宁波鄞县东部近海一带,有大硇、三山、合岙、瞻岐、咸祥好几处的盐场。“天下之赋,盐利居半”,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官府对于盐赋一事,从来不肯放松。但是在鄞县东乡地区,虽说近海,却只以山田为业,生计逼仄,官府又历来允许此地乡民以“肩贩”的方式,少许缴费,在乡村僻野处,少量作些私盐贩售,换些米粮,聊补生计。可是现任知县冯翊忽然颁布盐政:乡民一体,须到官方指定的盐铺买盐,违者以食私盐者定罪;不准个人挑担贩卖食盐,违者以贩私盐论罪,课以罚款或予拘押。这么一来,既断了一些农家小贩的一条生路,又让乡民须用高价去买官盐。铜钱银子烫心肝,这一进一出的,对本来生计艰困的乡民,就如性命交关了。于是乡民就想着拦官轿陈情了。

从宁波城厢到五乡硇石山弄十余里路,俞能贵闷头走到村口,大树分开叉路的地方,便是瓦片簇新的“汪记”盐铺,柜台盐瓮示威般地戳人眼目。



徐兴民